崔亭伯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崔亭伯集
作者：崔駰　東漢

輯者：張溥

本作品收錄於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

崔亭伯集題辭

漢肅宗好崔亭伯文章，稱於竇憲有真龍之目，憲遂揖為上客。自古文人遭時遇主，未或無因，而前趙良嬖人長卿狗監作合之始，不辭污泥。亭伯以四頌結知，天子躬親薦達，貴臣曳履迎門，其榮重亦百世一時也。竇氏驕恣，屢獻規誡，忤意見疎，樂浪小邑，竟長甘肥遯，披其文詞，十過杜欽之說王鳳矣。亭伯少與班、傅齊名，未遑仕進，時或譏其玄靜，乃作達旨，以匹解嘲，立言之致，初若符節。及其終也，子雲抱恨於投閣，亭伯成名於遼陰，文之為文，非言之難，行之難也。崔氏顯人，西漢代有崔發，諂事王莽，官至司空，崔篆羞之，閉門滎陽，重自傷悼，而賦慰志，言及建新，其恥同於《氓》詩之「垝垣復關」也。亭伯處士，年少箴刺貴戚，翻然高蹈，無忝先子，此之謂乎？何必銘昆吾之鼎，勒景襄之鐘，然後名得意哉！

婁東張溥題

內文

賦

反都賦（有序）

漢歷中絕，京師為墟。光武受命，始遷洛都。客有陳西土之富，云：「洛邑褊小，故略陳禍敗之機，不在險也。」

建武龍興，奮旅西驅。虜赤眉，討高胡，斬銅馬，破骨都。收翡翠之駕，據天下之圖。上帝受命，將昭其烈。潛龍初九，真人乃發。上貫紫宮，裴徊天闕。握狼弧，蹈叅伐。陶以乾坤，始分日月。觀三代之餘烈，察殷湯之遺風。背崤函之固，即周雒之中。興四郊，建三雍。禪梁父，封岱宗。

大將軍西征賦（有序）

主簿駰言：愚聞昔在上世，義兵所克，工歌其詩，賢陳其頌，書之庸器，列在明堂，所以顯武功也。於是襲孟秋而西征，跨雍梁而遠蹤，陟隴阻之峻城，升天梯以高翔，旗旐翼如遊風，羽毛紛其覆雲，金光皓以奪目，武鼓鏗而雷震。

大將軍臨洛觀賦

濱曲洛而立觀，營高壤而作廬。處崇顯以閒敞，超絕鄰而特居。列阿閣以環匝，表高臺而起樓。步輦道以周流，臨軒楹以觀魚。於是迎夏之首，末春之垂。桃枝夭夭，楊柳猗猗。既乃日垂卤陽，中曜內光。弛銜縱策，逸如奔颺。

著述

達旨

或說己曰：「《易》稱備物致用，可觀而有所合」，故能扶陽以出，順陰而入。春發其華，秋收其實，有始有極，爰登其質。今子韞櫝《六經》，服膺道術，歷世而游，高談有日。俯鉤深於重淵，仰探遠乎九乾，窮至賾於幽微，測潛隱之無源。然下不步卿相之廷，上不登王公之門，進不黨以讚己，退不黷於庸人。獨師友道德，合符曩真，抱景特立，與士不羣。蓋高樹靡陰，獨木不林，隨時之宜，道貴從凡。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，憲王僚而布官，臨雍泮以恢儒，疏軒冕以崇賢，率惇德以厲忠孝，揚茂化以砥仁義，選利器於良材，求鎮鉶於明智。不以此時攀台階，闚紫闥，據高軒，望朱闕，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，蒙竊惑焉。故英人乘斯時也，猶逸禽之赴深林，蝘蜓之趣大沛，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？」

答曰：「有是言乎？子苟欲勉我以世路，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。古者陰陽始分，天地初制，皇綱亡緒，帝紀乃設。傳序歷數，三代興滅。昔大庭尚矣，赫胥罔識，淳樸散離，人物錯乖，高辛攸降，厥趣各違。道無常稽，與時張弛，失仁為非，得義為是。君子通變，各審所履。故士或掩目而淵潛，或盭耳而山棲；或草耕而僅飽，或木茹而長饑；或重聘而不來，或屢黜而不出；或冒詢以干進，或望色而斯舉；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，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。若夫紛纚塞路，凶虐播流，人有昏墊之戹，主有疇咨之憂。條垂藟蔓，上下相求。於是乎賢人授手，援世之災；跋涉赴俗，急斯時也。昔堯含慼而皋陶謨，高祖歎而子房慮，禍不散而曹絳奮，結不解而陳平權。及其策合道從，克亂弭衝，乃將鏤玄珪，冊顯功，銘昆吾之冶，勒景襄之鍾。與其有事，則褰裳濡足，冠挂不顧，人溺不拯，則非仁也；當其無事，則躡纓整襟，規矩其步，德讓不修，則非忠也。是以險則救俗，平則守禮，舉以公心，不私其體。今聖上之育斯人也，樸以皇質，雕以唐文，六合怡怡，比屋為仁。壹天下之眾異，齊品類之萬殊。參差同量，坏冶一陶，羣生得理，庶績其凝。家家有以樂和，人人有以自優。威械藏而俎豆布，六典陳而九刑厝。濟茲兆庶，出於平易之路。雖有力牧之略，尚父之厲，伊皋不論，奚事范蔡。夫廣廈成而茂木暢，遠求存而良馬縶，陰事終而水宿藏，場功畢而大火入。方斯之際，處士山積，學者川流，衣裳被宇，冠蓋雲浮。譬猶衡陽之林，岱陰之麓，伐尋抱不為之稀，斢拱把不為之數，悠悠罔極，亦各有得。彼採其華，我收其實，舍之則藏，已所學也。故進動以道，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；復靜以理，則甘糟糠而安藜藿。夫君子非不欲仕也，恥夸毗以求舉；非不欲室也，惡登牆而摟處。叫呼銜鬻，縣旌自表，非隨和之寶也；暴智燿世，因以干祿，非仲尼之道也。游不倫黨，苟以狗己，汗血競時，利合而友。子笑我之沈滯，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。先人有則，而我弗虧，行有枉徑，而我非隨。臧否在予，唯世所議，固將因天質之自然，誦上哲之高訓，詠太平之清風，行天下之至順，懼吾躬之穢德，勤百畝之不耘，縶余馬以安行，俟性命之所存。昔孔子起威於夾谷，晏嬰發勇於崔杼，曹劌舉節於柯盟，卞嚴克捷於彊禦，范蠡錯執於會稽，伍員樹功於柏舉，魯連辯言以退燕，包胥單辭而存楚，唐且華顛以悟秦，甘羅童牙而報趙，原衰見廉於壺飧，宣孟收德於束脯，吳札結信於邱木，展季效貞於門女，顏回明仁於度轂，程嬰顯義於趙武，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，竊慕古人之所序。」

（《華嶠書》曰：駟譏揚雄以為范蔡、鄒衍之徒，乘釁相傾，誑曜諸侯者也。而云彼我異時，又曰竊貲卓氏，割炙細君，斯皆士之贅行。而云不不能與此數公者同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。）

書

與竇憲書

駰聞交淺而言深者，愚也；在賤而望貴者，惑也；未信而納忠者，謗也。三者皆所不宜，而或蹈之者，思効其區區，憤盈而不能已也。竊見足下體純淑之姿，躬高明之量，意美志厲，有上賢之風。駰幸得充下館，序後陳，是以竭其拳拳，敢進一言。

《傳》曰：「生而富者驕，生而貴者傲。」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，未之有也。今寵祿初隆，百僚觀行，當堯舜之盛世，處光華之顯時，豈可不庶幾夙夜，以永衆譽，弘申伯之美，致周邵之事乎？《語》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」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，稱為賢臣，近陰衛尉克己復禮，終受多福。郤氏之宗，非不尊也；陽侯之族，非不盛也。重矣累將，建天樞，執斗柄。其所以獲譏於時，垂愆於後者，何也？葢在滿而不挹，位有餘而仁不足也。漢興以後，迄於哀、平，外家二十，保族全身，四人而已。書曰：「鑒于有殷。」可不慎哉！竇氏之興，肇自孝文。二君以淳淑守道，成名先日；安豐以佐命著德，顯自中興。內以忠誠自固，外以法度自守，卒享祚國，垂祉於今。夫謙德之光，周易所美；滿溢之位，道家所戒。故君子福大而愈懼，爵隆而益恭。遠察近覽，俯仰有則，銘諸几杖，刻諸盤杅。矜矜業業，無殆無荒。如此，則百福是荷，慶流無窮矣。

牋

與竇憲牋

主簿崔駰言：今旦漢陽太守稜，吏卒數十人，皆臂鷹牽狗，陳於道側，云欲上幕府。駰聞《傳》曰：「禽獸之皮，不足以備器用，其肉不可以將獻養，則公不舉焉。」《禮》：「公侯非麋兕，射且以服猛，為民除害，因以登臨器械也。」故晉唐叔射兕於徒林，以為大甲。夫鷹犬所獲，不過雉兔，而有歷險阻之難。斯乃細人匹夫之事，非王公大人所為要資也。駰幸得充下館，序在衆賢後乘，是以竭其惓惓，敢進一言。（《北堂書鈔》載牋云：主簿職在拾遺，夙夜致思，智慮淺短，何益也？《選注》載奏記云：珥筆持牘，拜謁曹下。）

又

君侯以野幕為府，前世封青故事也。（南單于請兵北伐，拜憲車騎將軍，金印紫綬，官屬依司空。）

又

將軍窮絕天阻，萬里長途。

箴

太尉諸箴

天官冢宰，庶僚之率。師錫有帝，命虞作尉。爰叶台極，妥平國域。制軍詰禁，王旅惟式。九州是綏，群公咸治。干戈載戢，宿纏其紀。上之云據，下之云戴。苟非其人，斁我帝載？昔周人思文公，而《召南》詠甘棠。昆吾隆夏，伊摯嘉商。季世頗僻，禮用不匡。無曰我強，莫余敢喪。無曰我大，輕戰好殺。紂師百萬，卒以不艾。宰臣司馬，敢告在際。

司徒箴

天監在下，仁德是興。乃立司徒，亂茲黧烝。茫茫庶域，率土祁祁。民具爾瞻，四方是維。乾乾夕惕，靡怠靡違。恪恭爾職，以勤王機。敬敷五教，九德咸事。嗇人用章，黔甿是富。無曰余恃，忘余爾輔。無曰余聖，以忽執政。匪用其良，乃荒厥命。庶績不怡，疚于爾祿。豐其折右，而鼎覆其餗。《書》歌股肱，《詩》刺《南山》。尹氏不堪，國度斯　　。徒臣司眾，敢告執藩。

大理箴

邈矣皋陶，翊唐作士；設為犴狴，九州允理；如石之平，如淵之清。三槐九棘，以質以聽。罪人斯殛，凶旅斯并；熙乂帝載，旁施作明。昔在仲尼，哀矜聖人。子罕禮刑，衛人釋艱，釋之其忠，勳亮孝文。于公哀寡，定國廣門，夐哉邈矣，舊訓不遵。主慢臣驕，虐用其民；賞以崇欲，刑以歸忿。紂作炮烙，周人滅殷；夏用淫刑，湯誓其軍。衛鞅酷烈，卒殞于秦，不疑知害，禍不及身。嗟茲大理，慎于爾官。賞不可不思，斷不可不虔。或有忠能被害，或有孝而見殘。吳沉伍胥，殷割比干；莫遂爾情，是截是刑，無遂爾心，

以速以亟。天鑒在顏，無細不錄；福善災惡，其儆甚速。理臣司律，敢告執獄。

虎賁中郎箴

赫矣帝臣，爰奮厥武。桓桓征夫，矯矯其旅。王師是成，戎事是禦。惟鳥之鵠，惟霆之發。出翼王路，入司階闥。功成閑邪，憂其萌孽。

河南尹箴

（《御覽》作揚雄，誤。西漢無河南尹。）

茫茫天區，畫冀為京。商邑翼翼，四方是營。唐、虞、商、周，河、洛是居。成王郟鄏，以處鶉墟。諸夏勁強，是從是橫。徹我牆屋，而師尹不匡。霸奪其權，宗器以分。圖籍遷齊，九鼎入秦。爰作卿士，以尹王州。風化攸興，萬國承流。

（爰作四句，《太平御覽》案：「入秦」下有闕句。　一作之經。）

酒箴

豐侯沉酒，荷罌負缶。自戮於世，圖形戒後。

銘

仲山父鼎銘

鼎耳革，其行塞，雉膏不食。方雨虧悔，终吉有福。足勝其任，公餗乃珍。於高斯危，在滿戒溢。可以永年，天之大律。

車左銘

（三銘，《古文苑》作傅毅。）

虞夏《文苑》作「氏」。作車，取象璣衡。君子建左，法天之陽。正位受綏，車不內顧。

塵不出軌，鸞以節步。彼言不疾，彼指不躬。玄覽于道，永思厥中。

車右銘

擇御卜右，採德用良。詢納耆老，于我是匡。惟覽是師，惟道是式。箴闕旅賁，內顧自敕。匪皇其度，匪愆其則。越戒敦儉《文苑》作「約」。，禮以華國。

車後銘

敬其在路，體貌思恭。望衡顧轂，允慎茲容。無或好失「失」，音「逸」。， 匪盤于遊。顧省厥遺，虎尾斯求。昭德塞違，抑盈以無。 雖有三晉，欿然若虛。

樽銘

惟歲之元，朝賀奉尊。金罍犧象，嘉禮具存。獻酬交錯，萬囻「囻」，古「國」字。咸歡。

襪銘

機衡建子，萬物含滋。黃鍾育化，以養元基。長履景福，至于億年。皇靈既祐，祉祿來臻。本枝萬世，子子孫孫。

縫銘

惟歲之始，承天嘉德。皇靈□願，□國絲綏。克贊以□朝廸。

刀劒銘

歐冶運巧，鑄鋒成鍔。麟角鳳體，玉飾金錯。

又

龍淵太阿，干將莫邪。帶以自禦，燁燁吐花。

刻漏銘

天德順動，人以立信。乃作斯策，以咸渥潤。封傳今覽，爰暨四極。

六安枕銘

（言六面皆安也。）

枕有規矩，恭一其德。承元密躬，終始不忒。

扇銘

有圓者扇，誕此秀儀。晞露散霾，擬日定規。朗姿玉暢，惠風時披。

頌

上四巡頌表

臣聞「陽氣發而鶺鴒鳴，秋風厲而蟋蟀吟」，氣之動也。唐虞之世，樵夫牧豎，擊轅中《韶》，感于和也。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，敢獻頌云。

西巡頌（有序）

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，《志》曰：「君舉必書。」是故工歌其詩，史立《春秋》，若夫聲管不發，《雅》、《頌》罔記。

惟秋穀既登，上將省斂，平秩西成，巡畿于西郊。因斯萬物，凝德緩俗，昔既春遊，今乃秋稼。

南巡頌(有序)

建初九年，秋穀始登，猶斯嘉時，舉先王之大禮，假于章陵。遂南巡楚路，臨江川以望

衡山，顧九嶷嘆虞舜之風。是時庶績咸熙，罔可黜陟。

惟休蒸之鴻德，允天覆而無遺。壯雲行之博惠，淑雨施於庶黎。

東巡頌

（元和二年，章帝東巡狩。　一作傅毅。）

伊漢中興三葉，於皇惟烈，允迪厥倫，矩坤度以範物，規乾則以陶鈞。於是考上帝以質中，總列宿於北辰。開太微，敞禁庭，延儒林，以諮詢岱嶽之事。于時典司耆耇，載華抱實，逌爾而造曰：「盛哉大漢！既重雍而襲熙，世增其德。唯斯嶽禮，久而不脩。此神人之所慶幸，海內之所想思。頌有喬山之征，典有徂嶽之巡，時邁其邦。民斯攸勤，不亦宜哉！」乃命太僕訓六駟，閑路馬，戒師徒。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，駕太一之象車，升九龍之華旗，建掃霓之旌旄，裒胡耇之元老，賞孝行之畯農。闕三軍霆激，羽騎火烈，天動雷霆，隱隱轔轔。登天靈之威輅，駕太乙之象車，躬東作之上務，始八正於南行。（《古文苑》：「厥倫」下有「纘王命，　漢興」句；「民」，作「人」；「訓」，作「馴」；「駟」，作「轡」。）

北巡頌(有序)

元和三年正月，上既畢郊祀之事，乃東巡，出于河內，納青、兗之郊；回冀州，禮北嶽。聖澤流浹，黎元被德，嘉瑞竝集，乃作頌曰：

禋潔饗祈，歆嘗百神。爰始賦政，授務于人。雍容清廟，謐爾無虞。垂拱穆穆，神行化馳。□□□□，登中山，□天帝，觀神農。將省陽穀，相天功，巡東作。

漢明帝頌

帝乃負扆，執冑覆珪，運斗杓以酬酢，酌酒旗之玉卮。

北征頌

人事協兮皇恩得，金精揚兮水靈伏，順天機兮把刑德，戈所指兮罔不剋。

杖頌

爰植根於湘浦，承雷夏之洪澤。寓浮雲而貽我，合天生之質直。用以為杖，飾以犀角。王母扶持，永保百祿。壽如南極，子孫千億。

議

章帝謚議

臣聞號者功之表，謚者行之迹，據德錄巧，各當其實，《孝經》曰：「天地明察，神明章矣！」

論

博徒論

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，以芸蓼荼，面目驪黑，手足胼胝，膚如桑樸，足如熊蹄，蒲望壟畝，汗出調泥，乃謂曰：「子觸熱耕耘，背上生鹽，脛如燒椽，皮如領革，錐不能穿，行步狼跋，脚戾脛酸。謂子草木，支體屈伸；謂子禽獸，形容似人。何受命之薄，稟性不純？」

又

牛臛羊膾，炙鴈煮鳧，雞寒狗熱，重案滿盈。□□適逢長史，撫綏于車，蒸羔烹鱉，餦餭煎魚，但到酒罏，不醉無歸。

七

七依

客曰：乃導玄山之梁，不周之稻，礱以絺綌，砥以柔韋；洞庭之鮒，灌水之鰩，滋以陽撲之薑，萩以壽木之華，齑以大夏之壎，酢以越裳之梅。反宇垂阿，洞門金鋪，丹柱雕

楹，飛閣層樓。於是置酒乎讌遊之堂，張樂乎長娛之臺，酒酣樂中，美人進以承宴，調歡欣以解容，迴顧百萬，一笑千金，振飛縠以長舞袖，裊細腰以務抑揚。當此之時，孔子傾於阿谷，柳下忽而更婚，老聃遺其虛靜，楊雄失其太玄，此天下之逸豫，宴樂之至盤也。公子豈能興乎？客曰：彭蠡之鳥，萬萬而羣，荊山之獸，億億而屯，雲合風散，隱隱震震，乃命長狄使驅獸，夷羿作虞人，騰句喙以追飛，騁韓盧以逐奔，弓彈交錯，把弧控，彎繁弱，鼓千鈞，死獸藉，聚如山，選取上鮮，獻之庖人。

雜文

婚禮結言

乾坤其德，恒久不已。爰定天綱，夫婦作始。乃降英媛，有淑其儀。姬姜是侔，比則姚嬀。載納嘉贄，申結鞏褵。

詩

安封侯詩

戎馬鳴兮金鼓震，壯士激兮忘身命。

被光甲兮跨良馬，揮長戟兮殼「彀」，《藝文》作「廓」。强弩。

七言詩

鸞鳥高翔時來儀，應治歸德合望規，啄食竹實飲華池。

附錄

本傳

崔駰，字亭伯，涿郡安平人也。高祖父朝，昭帝時為幽州從事，諫刺史無與燕剌王通。及剌王敗，擢為侍御史。生子舒，歷四郡太守，所在有能名。舒生子篆，篆生毅，以疾隱身不仕。毅生駰，年十三，能通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博學有偉才，盡通古今

訓詁，百家之言，善屬文。少游太學，與班固、傅毅同時齊名。常以典籍為業，未遑仕進之事，時人或譏其太玄靜，將以後名失實，駰擬揚雄解嘲，作《達旨》以答焉。

元和中，肅宗始脩古禮，巡狩方岳，駰上《四巡頌》，以稱漢德，辭甚典美。帝雅好文章，自見駰頌後，帝嗟嘆之，謂侍中竇憲曰：「卿寧知崔駰乎？」對曰：「班固數為臣說之，然未見也。」帝曰：「公愛班固而忽崔駰，此葉公之好龍也。試請見之。」駰由此候憲，憲屣履迎門，笑謂駰曰：「亭伯，吾受詔交公，公何得薄哉？」遂揖入為上客。居無幾何，帝幸憲第，時駰適在憲所，帝聞而欲召見之，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。帝悟曰：「吾能令駰朝夕在傍，何必於此。」適欲官之，會帝崩。竇太后臨朝，憲以重戚出內詔命，駰獻書誡之。及憲為車騎將軍，辟駰為掾。憲府貴重，掾屬三十人，皆故刺史、二千石，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。憲擅權驕恣，駰數諫之。及出擊匈奴，道路愈多不法，駰為主簿，前後奏記數十，指切長短。憲不能容，稍疎之，因察駰高弟，出為長岑長。駰自以遠去，不得意，遂不之官而歸，永元四年卒于家。所著詩、賦、銘、頌、書記、表、七依、婚禮結言、達旨、酒警合二十一篇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